

野性、理性与神性:论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

何小平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人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出来的人性是丰富与复杂的,而野性、理性与神性是人性构成的基本内涵。沈从文基于人性之真、善、美三个维度,从人性的生态和谐理念出发,反思了人性的野性、理性与神性内涵建设问题。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其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拓展了人性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建设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人性; 野性; 理性; 神性; 生态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5-0113-06

人性,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诸多哲人,立足于人性的分裂与和谐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思考,如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等。该问题也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学艺术的宏大历史叙事,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每个作家都在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程度地揭示或者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如此,对人性的审美反思,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思想核心。不管是湘西书写,还是都市书写,人性都成为了其文学表述的主要对象。人性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在沈从文看来,人性内涵应有野性、理性和神性,三者共同构筑人性的基本内涵。也唯如此,才能建构人性之真、善、美,才能体现出生命的庄严性,生命才能够呈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基于上述考虑,沈从文形成了他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观。

笔者认为,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思想,反映了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不仅仅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立足点问题,而且还有野性、理性与神性的内涵问题;既要理解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历时性特征,也要把握其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整体性特征。唯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沈从文的人性思想的深刻性,也才能把握其人性思想在现当代的积极意义。如果割裂其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历史语境,单一片面地或者孤立地去理解其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容易误解甚至扭曲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思想。沈从文被误读的历史境遇,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对于人性内涵的审美建构,显现

出其鲜明的生态视角,反映了其人性和谐生态发展理念,拓展了我们对于人性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也有利于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去思考人性问题、人的生命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等等,这是沈从文的历史贡献所在。

一 野性绽放生命的激情与浪漫

“野性”这个词汇,在文化人类学学科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野性,感情色彩上为中性词,不是贬义,并非汉语言中野蛮之意。笔者认为,其意指自然生命状态下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具有在自然与社会险恶环境下,勇于面对与坚韧顽强的精神气质,在审美形态上归结为“真”。而现代文明之下,这种精神气质往往在不断萎缩,导致人们生命活力不足。野性构成人性内涵建设很重要的内容,沈从文正是基于对人性之“真”的思考,希望在文学创作中以野性唤起现代人的强旺精神气质。

(一) 沈从文对野性的审美表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早已成为了世界文学经典形象。对湘西形象进行审美构造时,人性是其基础维度。沈从文强调人性中的野性内涵,有其鲜明的现实性。沈从文力图用那种能彰显生命活力的野性,来反思和批判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命萎缩现象。在创作初期和中期的湘西书写中,沈从文以“真”为美,把野性作为人的自然感性存在的主要表征,关注人性之真。

其一,孩提时代的野性彰显生命成长的苦与乐。人的成长历程中,少儿时代的经历对于人的性

格的培养、精神气质的养成和各种应对生活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都是日后人生之基础。这就聚焦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去理解小孩的野性。沈从文集集中书写了少儿时代野性激发蓬勃出来的两种现象:赌博和决斗。

对赌博这种文化样式,在不同的文化中,认知和判断完全不一样。在现代文明规范中,亦被视为恶习而严加禁止。但在近现代的湘西,赌博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到处存在,甚至可以视为小孩接受社会教育的一种方式,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沈从文对于湘西孩子的赌博现象的审美呈现与文学反映,是一种贴近本土文化的内部经验,用一种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身份去进行解读的。沈从文描述了这些赌博方式和赌博工具的多样性,分析了这现象普遍性存在的内在文化原因,“这里上年纪的人,赌博只有五种,小孩子则可以赌输赢的还不止五十种。他们把所有的娱乐全放在赌博上面,又切实,又有趣。”^{[2]220-221}

在沈从文的文学描述中,赌博是湘西孩子成长的必修课,没有通过这门课程的训练,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后则很难应对种种人生矛盾和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在面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中,人得有一份勇气,也应该有一份应对这种挑战的智力和决心,同时也应该有接受任何结果的坚强心理。赌博对于小孩性格与心理的训练,作用极大。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中,通过对“烧火龙”中舞龙少年的强悍性格形成的心理和文化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在这些明耀花光下,在这些震耳声音中,赤膊者全是头包红帕子,以背以胸迎接这些铁汁与炸裂,还欢呼呐喊,不稍吝其气力与痛苦,完成这野蛮壮观。这是赌博。他们的赌注是一口‘气’。这地方,输气比输钱还重要,事很奇怪,说来也难使人相信。”^{[2]225}这些舞龙少年的野性背后就是生命的强悍。沈从文说得很对,输赢就在于那口“气”,那种生命的雄强气质,敢于对决,也能坦然接受对决之后的各种结果,当然也包括生命代价本身。

决斗,作为文化现象,不能单一地以野蛮来看待,得结合其存在的具体场景。在沈从文看来,小孩的决斗,是野性彰显的重要生活样式,而且构成了乡下孩子成长阶段的必修课,因为湘西具有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历史环境,每个小孩都在这种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长,必须得学会保持一点野性,保持一点对待矛盾纠葛的勇气和力量。应对日后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勇气和力量,必不可少。沈从文孩提时代也曾经充满了野性,爬树掏鸟窝,下水摸鱼,赌博打架决斗,无所不做。但也因为在孩提时代的这种野性下所形成的勇气和强

悍,沈从文才在日后的无数的艰难困苦中坚持过来了。当今小孩自小就接受了诸多来自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规训,接受了种种社会理性的约束,被抹杀掉了那些与社会理性不一致的自然天性,所以人生俱来的那种种野性和自然的力,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孩子身体肥胖,走不得,跑不动,遇到困难和挫折,不去学习应对,反而哭哭啼啼,身体无力,精神上也无力。对比之下,当今的小孩尤其需要这种野性来激发生命的勇气与活力。

其二,情爱中的野性绽放着生命的激情。

性爱,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样式,也是人性最重要的构成,最能反映生命的激情。沈从文湘西书写中有大量充满野性的性爱描写。沈从文在小说《雨后》里,描述了年青女人和四狗之间,在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最为自然和亲密的情人关系的故事,描写了湘西自然状态下的感情和性爱方式。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情爱,没有多少礼教的虚伪和压制,只有本真人性的自由呈现。很明显,沈从文追慕自然和本真,反对儒家理性道德理性和现代文明的科技理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对自然、带点野性的情爱方式的有着高度的认同。

沈从文在小说《柏子》中也有经典展示,其中塑造了一个充满野性的男水手形象:柏子。柏子常年在沅水船上谋生,多年的水上生活,使得他粗野但是充满了生命活力,浑身上下洋溢着雄性的力量;精神快乐,似乎与愁苦无缘。当柏子在船桅子顶尖去唱歌调侃路人甚至调戏其他船上妇人的时候,这种野性的形象,尤其饱满,栩栩如生,如在目前,“只要一贴身,便飞快的上去了。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人时,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3]39}事实上,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柏子也显得是那么的活力十足。用作品中妇人的评价,就是说柏子粗鲁得像一头小公牛。他们之间的对话,粗野中,满是真情;在道德家的眼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试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对话: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天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3]42}。

(二)沈从文礼赞野性动机:以野性引燃民族青春之火焰

自古以来存在太多对湘西的误解,大多认为湘西是荒蛮之地,湘西人是野蛮人,这里只有野性和原

始,没有现代与进步。为了反驳对湘西的扭曲理解,沈从文以“真”为美,用审美的方式大量展示湘西的原始与质朴,野性、浪漫与激情,这些原始、质朴、野性与浪漫在现代文明中能凸显其强旺的生命力。学者苏雪林认为,沈从文湘西题材的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是用湘西文化各要素中的种种活力,作为点燃民族青春之活力的火炬,使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华民族走向强盛,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所在。苏雪林说,“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4]

野性作为人性内涵,正是传统湘西文化的原初古朴性和神秘性特质所在,这些文化特质恰恰可以对抗现代社会高度的理性。而正是这些充满了野性的文化因素,才构成了一种异于现代文明的、具有人类本真精神特征的文化标本,而这些文化标本构成了反思现代性问题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在当下是稀缺的,因此其价值和意义也愈显得深远。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聚焦于野性,赞美生命自然本质,展示生命的原始本真在现代的遗留。因此,沈从文对于野性的审美反思,具有原始主义创作思想倾向。沈从文强调人性中的野性内涵,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是出于对现代文明弊病的不满,希望以原始的蛮勇与活力,来对抗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从人性和谐建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保存和发展原始人性、潜能,使之走向自然健康而具有现代理性的现代人格的全面建构。从此种意义上说,沈从文以“真”为美,强调野性,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和在文化选择时的一种姿态,本身也是文明的自我反思和改造的产物。

二 理性张扬生命的责任与担当

在沈从文看来,野性源于与人的自然属性,彰显生命的激情与浪漫,也能激起人们面对自然和社会矛盾中的勇气和力,是不可或缺的人性内涵。人生不管何种阶段,都不能没有野性。没有野性,人的生命何等乏味。但是,如果没有源于社会维度的理性的节制和约束,这种源于自然属性的野性很容易走向野蛮。所以立足于人性内涵的生态构成,沈从文又提出了他的理性观。沈从文尤其还强调了人的道德理性,而不仅仅是认知理性,在审美形态上,是以“善”为美。

缺乏理性的人性内涵,野性走向野蛮,会成为生

命常态。沈从文依旧以小孩决斗为例来说明。如果说,小孩自小就在打架斗殴中学习人生的应对知识与技能,加强应对生活挑战的心理,那么长大之后,如果不加以理性的控制和约束的话,很容易走向冲动,会产生诸多“恶”的后果,这使得湘西地方性的人性内容里多了一份野蛮。人性之恶,成为了湘西文化经常为外地人所诟病的地方。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不但展示了湘西人性的各种美好,同时也展示了湘西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也是湘西社会中存在的特别的人文景观。沈从文在《通信》中,如此描述了湘西麻阳石羊哨这个地方存在的复仇恶习,“湘西地方,有个叫麻阳石羊哨,有种极恶风俗,是每到五月五(是十五)划龙船时候,一些划手,必有所争斗寻仇生事,用河中包子石同桨片相互打死几个‘命中该打死的’。大约因每年打,每打总死两个,人多了,官也不问,结果就用钱和了事。”^[5]在沈从文看来,没有理性,国民就会呈现出懵懂、蒙昧无知和野蛮的生命状态,走向人性之恶。

对民众自然感性与社会理性矛盾问题的思考,沈从文在其经典作品《边城》中就有深入。主人公翠翠,有自然天性之美,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品质,温柔如她身边的水,沉静亦如时时绵延横亘在她眼前的山。自然山水之中,满眼的苍翠,使得她明眸生辉而心性常显单纯。当我们在赞叹翠翠无比美好的自然天性时,也在感喟她命运如此之不平。读者都在思考,为什么翠翠的爱情会有那么多的波折?尤其是在作品结尾处,作家兴犹未尽,还在强化翠翠对爱情的等待。当然这是沈从文《边城》的无比高超的结尾艺术,因为这更深化了作品的审美意蕴。翠翠的等待,本身就意味着她未来命运的不可知。作品除了揭示故事发生地茶峒文化多元冲撞的社会原因外,也反思了作为主人公翠翠的理性精神不足的人格特征。我们不能求全责备翠翠的人格弱点,因为这本身就是生命成长的代价。更为深刻的审美意蕴在于,沈从文是以翠翠作为湘西文化的象征,在反思湘西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文化冲撞问题。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亦如翠翠,自然天性中有无数的美好,但仅仅只有这种自然天性是抵挡不住现代化的进程的,在面对现代化的进程时,湘西文化应该在常中思变,应有更多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反思自身,来主动思考和处理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不是纯粹的被动接受和应对。如果理性不足,湘西亦如翠翠,未来是不可知的,湘西的这些自然美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脆弱不堪。这就是沈从文《边城》中的忧伤精神气质形成的思想由来。当然《边城》作品中的忧伤精神气质,更能体现出沈

从文本人在文化反思时的高度理性精神。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也好,还是整个的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得加强人的理性建设。这种理性不是高高在上而完全虚空,有理性的人应该脚踏实地去以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为己任,从小我之中走出来,面向大我。20 世纪上半叶,当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紧要关头,这种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应该作为理性的现实根基,“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6]如何才是有理性,在沈从文看来,首先得有怀疑的精神。不能盲目保守,沉溺于个人欲望满足之中,而应该有研究和探讨精神,用理智发展出对问题的质疑,从而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追求,民族也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能够持续发展,才能走向进步。而年轻人不应该单凭感性下的热情与浪漫,而更应该用理性去支配自己的生命。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诸多的弊端或者人类的愚蠢行为,不能坐视不管,保持沉默,对社会问题要敢于反思与批判,也更应该用理性去干预,去解决那些问题,总而言之,面对民族危难与社会变革,应不甘沉默,要有责任感,要能够担当。

一般的人为个体生命的生存而生存,虽然说这种为自己而苟活的生命形式,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我们还要有为民族而生的人,要有民族大义,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生命才能够多份光亮,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有种凝聚力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对一个处于外来侵略的充满了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7]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就是民族性格中应该有份担当,有份责任,把生命的光凝聚起来,为民族和国家服务,这是沈从文对人性内涵建构中,在理性的思想方面更倾向于历史责任感,也可以说,这是沈从文历史理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因为他把个体的生命和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联系了起来,使生命野性和社会历史理性得到高度的融合,使得人的生命内涵更加饱满。沈从文的理性观,坚持了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了人性中的道德理性,体现了沈从文以“善”为美的审美理念。

三 神性彰显生命的崇高与庄严

在沈从文看来,个体的生命只有在和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关联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最高性质——人的神性。具有神性,是人性的理想境界。神性作为生命的最高表现层次,在

对生命体验时,是燃烧的激情、激荡的灵魂。生命需要神性来做导引,才能趋向崇高。生命在自然和社会的维度上,有各种各样的生命表现形式,各有其缺失,若要使得生命走向崇高,需要神性来引导。而只有用神性来对生命做引导,人性才走向和谐,才趋向于美。何谓生命的神性,沈从文在《潜渊》中,对生命的神性进行了诠释,“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8]爱充满了欲而缺少神性的导引,那么就远离了美。爱如果只是服从了道德的名分,那么爱也能得到一份快乐,道德感的快乐。如果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那么生命中就有很多的缺陷和遗憾。所以说,生命只有在神性的基础上,才能使生命趋向美,因为神性和美是接近的,这是沈从文对生命、神性和美之间关系的诠释。

让人揪心的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人大多呈现出一种精神的萎靡,缺少活力,没有责任与担当意识。沈从文认为,人在精神的萎靡之中,需要有神性来做引导,来支撑人的内心,人才能走向进步而不至于退化,沈从文在《潜渊(第2节)》中明确说,“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9]人的精神为什么会萎靡不振呢?沈从文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一个负面的东西,那就是神性的丢失。其表现就是,人性内涵中缺乏神性。这是科学带来的弊端,科学支配了人的一切,使人的灵魂远离了神,“在科学还没有使人人能相信自己以前,仍然尽他们为神所管束,到科学发达够支配一切人的灵魂时候,神慢慢的隐藏消灭。”^[10]沈从文对神性缺失问题的分析是深刻的,因为这已经涉及到现代文明中人的信仰缺失与精神家园的荒芜问题。在科学理性之下,整个社会处于科学的抽象思维模式覆盖下,科学主导了人的一切,包括心灵世界,所以信仰不再。而沈从文的探讨触及到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科学能不能使社会走向全面进步。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下,人的精神往往走向了虚无。没有了神,没有了信仰,人缺少了敬畏,也就缺失了行动的尺度,社会往往容易步入到堕落。没有了信仰,社会不是走向进步,而是走向混乱,这种无神时代的混乱一般首先发生在所谓的现代都市之中,而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依旧有神,信仰隐于心,显于行,依旧在和自然之间、和人之间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乡土社会因为有了精神支撑而依旧保持着凝聚力。

神之解体,人就会转向信仰物质,信仰金钱。对物质和金钱的热爱超过了一切,所以对物质和金钱

之外的事物就热爱不起来了。也可以这么说,目前很多人在对物质和金钱有了狂热之后,失去了对物质和金钱之外事物的爱的能力,例如对情感,对美都失去了感觉和感受能力;知识分子无信仰,就可能会出现有“知”而无“识”。失去信仰,对个人来说,其危害可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失去信仰,这种危害就是毁灭性的,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有摧毁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具有离散作用。心中有神在,对生命、对自然,才有敬畏。心中有敬畏,才有对他人、对自然的尊重,才有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才有利他行为,而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行为。心中有神在,心就是满满的,也是安宁的。在欲望膨胀时,人性中无神性,我们的心还能安宁吗?沈从文对于神性问题的审美思考,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确实,沈从文的神性思想里蕴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颇具后现代性。

四 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基本特征

人的建设,包罗万象,而最终归聚于人性建设,尤其是人性的内涵建设。沈从文的文学表达,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抓住了人性问题。当然沈从文的人性表达,不是抽象的逻辑思考,而是用生动可感的各种审美形式,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进行人性问题的揭示与反映。怎么去理解沈从文的人性书写,有两点要注意,其一,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即对人性关注的重心分别从创作初期的“野性”到创作成熟期的“理性”,再到创作晚期的“神性”。其二,沈从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强调人性的和谐建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

(一) 沈从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历时性特征

沈从文在对人性内涵的探讨上,是有时间维度的。也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呈现出历史特征。而很多读者,对于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的理解,很容易人为割裂其人性表达的历史语境。沈从文在创作初期,其湘西书写,其笔触集中在人性的自然性上,其中野性构成了其重要维度,比如其作品《代狗》《市集》《雨后》《宵神》《在私塾》《我的小学教育》《阿丽思中国游记》《通信》《山鬼》《凤子》等。沈从文创作初期重点倾向对于人性中野性内涵的关注,也反映了沈从文的原始主义创作思想特征。沈从文力图用湘西的野性文化因子对抗现代文明所立足的科技理性,用湘西文化中的朴实、自然,对抗着都市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沈从文此阶段以“真”为美,强调人性中的真,野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重要体现,真实、自然而有力量,彰显了

人应对自然与社会矛盾中的勇气和强旺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人性内涵。在沈从文创作成熟期,沈从文加大了对人性中理性的思考,这本身是沈从文历史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反映,也说明沈从文对于人性的思考在走向深入,比如其作品《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长河》等。具体而言,此阶段,他坚持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以“善”为美,其人性书写对于乡村与都市,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审美反思,对于现代乡村的堕落,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弊病,进行了揭示。而在其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沈从文的人性反思主要集中在神性这个问题上,去探讨人性之最高美在何处,比如作品《烛虚》《潜渊》《黑魇》《青色魇》《生命》《水云》《长庚》等等。在沈从文看来,人的生命存在的庄严性体现在人性具有神性上。我们一般人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是无瑕顾及这种崇高的精神存在的,只有少数的哲人,比如沈从文,就常对生命之神性进行思考,能够从日常生命的各种表现形态之中抽象出生命的要义,“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11]所以这些哲人具有神性,能够走向崇高。沈从文本人也就是如此。

(二) 沈从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整体性特征

人性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分裂状态,也就是席勒总结出来的概念——人性的“碎片化”^[12]存在问题。沈从文亦如其他哲人一样,对人性的完整性问题,展开了诸多的思索。对人性内涵的认知,不能离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而在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下,人性建设不能缺乏野性和理性的基础构建,也不能缺乏神性的价值导向。没有野性,人的自然生命力无法绽放;没有理性,人作为群体的规范无法实现;而没有了神性的指向,作为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存在的人的那种庄严性和崇高性也就失去了,人的生命存在则无任何价值和意义。人的生命存在,自有庄严、野性和理性交融互现,亦可见神性。在笔者看来,沈从文的人性内涵三个维度里面,野性偏向于人性的自然内涵,理性体现了人性的社会内涵,而神性则是在二者基础形成的崇高的理想境界。沈从文人性内涵观的独特性在于其有鲜明的生态特征,强化了作为自然属性的野性,凸显了作为社会属性的道德理性,更是彰显了人性理想特征的神性。

野性、理性和神性,对应的是人性之真、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三者共同构筑人性内涵。作为人性之真的野性和人性之善的理性,构成了人性内涵生态建构的深度;而作为人性之美的神性,则构筑了人性内涵生态建构的高度。三者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丰富人性的内涵。这就是沈从文人性内涵审美建构的生态和谐观,在沈从文的诸多艺术创作

中呈现了出来。比如,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行书简》的篇目《忆麻阳船》中,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麻阳水手的野性、理性和神性^[13]。在水上讨生活的水手大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洒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那么灵活而有生气,上岸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那样精力充沛、充满野性。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船上人虽多,却各有所事,从不紊乱,在各种工作和生活样式之中,讲规矩、重礼仪,具有高度的理性。舱面永远整洁如新。拔锚开头时,必擂鼓敲锣,在船头烧纸烧香,煮白肉祭神,燃放千子头鞭炮,表示人神和乐,共同帮忙,以期待一路福星高照,他们坚持了自己对于神的敬畏,心中有神,行为也颇具庄严性。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因为有了这些人性之真,人性之善,才有了人性之和谐,所以也才有了人性之美,因而生命也就具有了崇高性。

人性建设是人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维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由于人存在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特征,故人性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因而在处理人性内涵建构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其整体性和生态性特征,既要尊重人之为人的感性存在特征,坚持人的各种自然属性,比如沈从文所强调的野性;也要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特征,加强人之社会理性,如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唯有人性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人性才能和谐,才能张扬人性之美,而不至于走向人性分裂,走向人性的碎片化存在。沈从文在文学表述中,以自然人性之野性内涵凸显人性之真,以人作为群体性存在的人性之理性维度主张人性之善,在二者基础上,以人性之神性存在的美好愿景张扬人性之美。沈从文对于人性之真、善、美的艺术呈现,正是基于对于人性内涵的整体性与生态性问题的审美反思。回头看来,沈从文的这种人性内涵建构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现实意

义。沈从文在面对中国 20 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之中所出现的人性单一化、碎片化问题时,用审美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建构思想,颇具深刻性,也为当今人的建设问题提供了启示。启示就在于,有人性之真、善、美,有人性之和谐,才有社会之和谐;有人性之美丽,才有社会之美好。这就是沈从文人性生态建构思想的当今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 9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7.
- [2] 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M]//沈从文全集:第 3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3] 沈从文.柏子[M]//沈从文全集:第 9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4] 苏雪林.沈从文论[M]//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90-191.
- [5] 沈从文.通信[M]//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3.
- [6] 沈从文.谈保守[M]//沈从文全集:第 1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9.
- [7] 沈从文.湘行书简·石和九溪[M]//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84.
- [8] 沈从文.潜渊[M]//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4.
- [9] 沈从文.潜渊:第 2 节[M]//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1.
- [10] 沈从文.凤子[M]//沈从文全集:第 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125.
- [11] 沈从文.生命[M]//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2.
- [12]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2.
- [13] 沈从文.湘行书简·忆麻阳船[M]//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34.

Wildness, Rationality and Divinity: On Shen Congwen's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Human Nature

HE Xiao-ping

(Jishou University of Hunan,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ts na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human beings are rich and complex in daily life, while wildness, rationality and divinity are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nature. Shen Congwen's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human nature had diachronic features and ho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nnotation expand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human aesthetic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nature, truth and beauty, Shen Congwen reflect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s connotation about wildness, rationality and divine. It also has some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m in China today. This wa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Shen Congwen.

Key words: human nature; wildness; rationality; divinity; ecology